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这是一次自然之旅,也是一次
思想之旅,引领你寻找宁静与完美的思想。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河上一周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宇玲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这是一次自然之旅，也是一次
思想之旅，引领你寻找宁静与完美的思想。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河上 周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美)亨利·大卫·梭罗(Thoreau,H.D.)著;宇玲译.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17-2367-7

I. 世… II. ①亨… ②宇…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819 号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河上一周

作 者 /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译 者 / 宇玲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董文莹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52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07.20 元(四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2367-7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与作品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1817年7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小镇, 曾就读于康科德学院, 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梭罗是19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作为19世纪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被后人所推崇。梭罗的作品流露出深刻而悠远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 在工业时代的今天, 成为奔波、忙碌于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心灵洗礼的圣殿。

梭罗鼓励人们追求“简单些, 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 提倡人们将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踟躅徘徊的时间用来品味思想的醇美、体味生命的真谛, 他认为: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梭罗回归大自然的体验和其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对这种自然主义思想的最好实践。无论是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那一周难忘的航程, 还是瓦尔登湖畔那离群索居的宁静生活; 无论是科德角海岸上海风的轻唱, 还是缅因森林中白松的低吟, 人们仿佛能够跟随着梭罗的文字远离喧嚣与浮躁, 在一片思想的净土上与大自然朝夕相处, 伴着日升月落、伴着朝露夕晖, 展开一次次心灵的漫步, 沐浴生命那温柔的光华。

《河上一周》出版于1849年, 是梭罗出版的第一本书, 发行之初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只售出了100多册, 其余全部退给了作者。梭罗曾就此事笑称: “我家里大约藏书900多册, 其中自己著的就有700多册。”然而这本书却成了自然哲学散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自然美景中升华而成的智慧给予了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慰藉。

1839年8月31日，梭罗和他的兄长约翰登上了自己制造的马斯克特奎德号船，开始了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自然之旅。古老的灰色悬崖、浓密的灌木丛、清澈的河流、闪着银光的小鱼，还有岸边林中鸟儿的鸣啾和野兽的足迹，梭罗把他在100多年前享受到的自然美景通过文字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仿佛一卷尘封已久的胶片在吱吱呀呀的老式放映机里流转着时光，将画面无比清晰地映在我们心灵的最清澈之处。

《河上一周》不仅仅是一次自然之旅，也是一次思想之旅。梭罗忠实地记录了和兄长约翰在旅程中的交流和自己由此而发的联想，从自然到人生、从历史到政治、从文学到艺术，它就像是一座用文字精雕细琢的思想之碑，引得人们驻足流连，反思自己的生活 and 人生。

《河上一周》中有这样一段话：“阅读要有选择，那是值得的，书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读的只是宁静的真理……当我们读不懂，就再读一遍。除却其他的牺牲，我们每天大概可以把完美的思想传达给神明。”毋庸置疑，《河上一周》本身就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其中寻找到“宁静的真理”以及“完美的思想”。

目录

CONTENTS

康科德河

超越时间的界限 \ 1

永恒的诱惑 \ 5

星期六

乡野的美丽 \ 8

盛夏的果实 \ 11

承载命运的灵魂 \ 19

胸怀觉醒的希望 \ 21

星期日

来自心灵的声音 \ 23

凄凉的荒野 \ 27

诗歌的魅力 \ 32

真正的信仰 \ 36

荒野中的甘露 \ 42

一颗自然的果实 \ 47

真理的声音 \ 51

点燃你的愿望 \ 55

星期一

坚定的开拓者 \ 64

超自然的平静 \ 70

不要抛弃你的故土 \ 74

耀眼的光芒 \ 82

生活的调剂 \ 89

星期二

- 一路独行 \ 95
- 生命的河流 \ 101
- 真正的文雅 \ 103
- 海上生活 \ 111
- 平静的日子 \ 117

星期三

- 如此亲近的风景 \ 123
- 古老的遗迹 \ 128
- 真正的友爱 \ 132
- 大自然的慈爱 \ 145
- 顽强的生命 \ 147
- 梦中的清醒之时 \ 150

星期四

- 珍贵的经历 \ 152
- 忠实而诚挚的旅行 \ 155
- 伟大且完美的艺术 \ 163
- 依靠快乐而行 \ 167

星期五

- 秋天的节日 \ 176
- 有翼的思想 \ 179
- 享受幸福时刻 \ 185
- 借助自己的翅膀 \ 188
- 找寻儿时的梦想 \ 190
- 不朽的灵魂 \ 199



康科德河

◆ 超越时间的界限

无论你去何方远航，都有我相伴，
尽管现在，你去攀最高的山，
溯更美的河，
你永远是我的缪斯，我的兄弟——

我将驶向一片遥远的海岸，
在遥远的亚速尔，一个孤独的岛边，
那里有我寻求的宝藏，
在荒凉的小溪边，一片贫瘠的沙滩上。

我顺风溯河而上，
寻找新的土地，新的人民，新的思想；
我踏足两岸，尽览如画美景，
时而间夹令人担忧的危险；
但是，当我回忆途经之处，
那些记忆中的迷人风光，

唯有你才是我永恒的海岸，
是我从未绕过、也不曾穿越的海角。

他将河流拘禁在两岸斜坡之间，
在不同之处，或浸入土壤，或流向海洋，
与奔放的浪涛融为一体，
将沙洲拍打成堤岸。

——选自奥维德《变形记》

从低矮疏落的群山脚下穿过的
是我们那条恣意蜿蜒流淌的印第安河流，
它若有所思地流经人们的身旁，
他们的犁头常常在泥土中挖出箭筒和箭镞，
此处新伐的松木建成的房屋里，
农夫在此居住，取代了昔日的部落族人。

——爱默生

马斯基塔奎德河，或称草地河，它与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一样源远流长。1635年后，这条河附近才开始有大量的英国移民来此定居，吸引他们的并不是这条河的久远历史，而是河岸上绿茵茵的草地和河内丰盛的水产资源，也正因此，这条河在文明领域里才拥有了相应的位置。当时，人们还给它取了另外一个衍生的别名——“康科德河”^①，这个名字来自于河畔的第一个种植园，这个种植园显然是在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中建立起来的。当这里具有青翠的草地和潺潺的流水时，它便成为名副其实的“草地河”；而当人们在河岸上过着平安祥和的生活时，它才能被称为康科德河。对于一个已经消失的种族来说，这里是一片供他们狩猎和捕鱼的草地；而对于如今康科德的农夫们来说，这里仍然是四季常青的草地，他们是这片广袤的草地的主人，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收获干草。

一位康科德的历史学家曾论述（我喜欢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这条河的一个支流发源于霍普金顿南部，另一个支流的源头是西波格的一个湖和一处雪松沼泽地”；它从霍普金顿和西波格之间流出，穿过弗拉明汉姆，然后流经萨德伯里和魏兰德（或称为萨德伯里河），从康科德的南部流入这个镇，与发

源于较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阿萨贝斯河交汇之后，从镇的东北角流出，然后从贝德福德和卡莱尔中间穿过，流经比勒利卡，最后在洛厄尔汇入梅里马克河。每逢夏季，在康科德镇中流淌的这条河深4至15英尺，宽100至300英尺，但在河水泛滥、淹没两岸的春季里，有些地方的河面几乎宽达1英里。在萨德伯里与魏兰德之间，河畔的草地最为宽阔，当被河水漫过时，一片弥漫着春天气息的浅水湖便形成了，无数的海鸥与野鸭成群结伴，栖息在此。

过了谢尔曼桥，就是一片宽广的水域，周围有许多城镇。3月，当清新略带寒意的风吹过时，水面上会掀起阵阵波澜，此时，长着桤木的沼泽地和烟雾般的枫林环绕的河面，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小休伦湖，这对生活在岸边的人们来说，在河上荡舟或乘船远航即有趣又充满刺激，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沿萨德伯里河岸修建的农舍通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能将美丽的水上风景尽收眼底。魏兰德镇的海滨比较平坦，这个城镇也是洪水泛滥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告诉我，现在已经有数千英亩田地被洪水淹没了，过去，白色的金银花或苜蓿曾生长在那里，夏天走在堤坝上也不会打湿鞋子；但是现在，那里除了常年在水中站立的加拿大拂子茅、莎草、稻状李氏禾之外，其他的都不复存在了。长期以来，他们只能利用最干旱的季节去收获干草，当薄暮的微光照在积雪融化后的小山坡上时，他们手中的镰刀仍不停地挥舞着，常常劳作到晚上9点钟；而如今，即使到了收获的季节，也不值得去收割浸湿的干草，他们只能伤心地环顾四周，把那些林地和丘陵视为仅有资源。

如果你的行程还没有越过萨德伯里，那么，乘船沿这条河溯流而上，看一看我们后面有多少乡村，浏览一下你从未见过的巍峨群山、数百条溪流、农舍、谷仓以及干草堆，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人们——索斯巴勒人、魏兰德人、耐因艾克科纳人以及邦德洛克人。在邦德洛克河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将林肯郡、魏兰德、萨德伯里和康科德这四个城镇连接起来。在那里，微风掀起层层波浪，空气清新自然，溅起的浪花偶尔打在你的脸上，芦苇和灯芯草随风飘舞；数以百计的鸭子在巨浪狂风中不安地展翅欲飞，犹如索具装配人一样发出阵阵喧闹声直奔拉布拉多^②。它们有的瑟缩着翅膀逆风飞行，有的先浮在浪头打转，敏捷地移动着双蹼，打量一眼船上的人再离去；海鸥在空中盘旋，麝鼠也奋力游着，尽管浑身湿冷的它们不能像人类一样用火取暖，但到处都有它们辛辛苦苦构筑的像干草堆一样垒起的窝巢；数不尽的老鼠、鼯鼠和山雀，遍布在阳光充足、清风徐徐的岸边；酸果蔓的果实随着波浪翻滚起伏，红色的船形小果飘向岸边的桤木丛——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说明世界末日远

未来临。

河岸周围那些枝叶繁茂的桤木、桦树、橡树和枫树，都在争先恐后地生长，直到河水退去。你的船可能会在酸果岛上搁浅，只有一些上一年留下来的露出水面的管草草尖，能说明那里存在危险，你也能感觉到那里同西北海岸一样寒冷。此生我还从未航行过如此远的距离。你将遇到并不熟悉的人们，他们拿着长长的猎鸭枪，穿着水靴，涉过藏着禽鸟的草地，踏上远处荒凉、阴冷的河岸，时刻让手中的猎枪处于半击发状态；他们会看见水鸭、蓝翅鸭、绿翅鸭、翘嘴麻鸭、啸鸫、黑鸭、鱼鹰，以及足不出户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出现在夜幕降临前那些原始而壮丽的自然景象。你还能遇到坚守自己城堡的人们，他们个个体魄健壮、睿智勤奋，且饱经世事；他们有时会独自伐木，有时会协力拖运夏天砍下的木材；他们在烈日、狂风、暴雨下的奇闻轶事和冒险经历，使他们犹如一颗饱含果肉的栗子；他们不仅经历过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的英美战争，而且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们比荷马、乔叟、莎士比亚更伟大，只是没有机会将故事写出来，更没有尝试过写作。望一望他们的田野，想象一下，如果他们能著书立说，他们会写下怎样辉煌的杰作啊！或者说，他们年复一年地开垦、烧荒、挖掘、耙地、犁地、耕种，已经反复并彻底地抹去了因缺乏羊皮纸而写在大地脸上的作品。

当昨天和历史年代一起成为往事，当今天的工作近在眼前，那么，那些转瞬即逝的景象和大自然中的部分人生经历，应真正归属于未来，或者说会超越时间的界限永远保持年轻和神圣，永不会在风雨中消逝。

可敬的人们，
 他们居住在何处？
 在橡树林中有他们的窃窃私语，
 在干草堆里有他们的声声叹息；
 冬去春来，昼夜更替，
 河边的牧草地，就是他们的居所。
 他们永不消亡，
 既不啜泣，也不哭嚎，
 更不会用含泪的眼睛，
 来征得我们的怜惜和同情。
 他们将大地修整得无比美丽，

为每一个乞讨者慷慨解囊，
给予海洋以宽广，
给予草地以生机，
给予时间以悠长，
给予岩石以力量，
给予星辰以光明，
给予疲倦者以黑夜，
给予忙碌者以白昼，
给予悠闲者以嬉戏，
所以他们的欢乐永不休止，
因为万物都是他们的债主，更是他们的朋友。

◆ 永恒的诱惑

温和舒缓的水流状态是康科德河的一大特色，很多时候，人们甚至认为河水是静止不动的。有人说康科德居民正是由于受此影响，才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众所周知的温和态度。曾有人提议，康科德镇应以康科德河在碧绿的田野上环绕九周作为镇徽的图案。我在书上曾读到过，一英里之内只要有八分之一英尺的水位落差就足以产生水流，或许我们这条河刚好接近这个最小的水位落差值。时下流行这样一个传说——我无法认同它所具备的历史真实性：在镇内的河水干流上架起的唯一一座桥，是被风吹到上游的，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河流的急转弯处水位都比较浅，而且水流湍急，这样才不愧为河的称呼。被印第安人誉为马斯基塔奎德河或草甸河的康科德河，是梅里马克河的其他支流无法比拟的；它的大部分河段都从宽阔的草原上蜿蜒流过，零零散散的橡树点缀着草原，大量的酸果蔓果实像青苔一样把地面完全覆盖起来。

沿着溪流的岸边，一排矮柳垂入水中，而稍远处，草原则被枫树、桤木以及其他一些长在河里的树木围绕着；葡萄藤四处蔓延，到了收获的季节，藤蔓上就会挂满紫色、红色、白色以及其他颜色的葡萄；在河流的更远处，也就是坚实土地的边缘，我们可以看见当地居民灰白两色的住宅。据1831的一次评估显示，康科德有2111英亩的草地，约占整个区域七分之一的面积，仅次于牧场和未开垦的荒地；从上一年的统计来看，开垦草地的速度远不及铲除林木

的速度。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创造奇迹的主”这篇文章,是老约翰逊对1628—1652年间新英格兰草地的描写,我们可以浏览一下他记忆中的这片草地的模样。他在谈及康科德聚会的第十二个基督教会时说道:“康科德镇坐落在一条美丽的淡水河畔,而盛产多种鱼类的每条支流则遍布在淡水的沼泽地里,这条河流也是宽阔的梅里马克河的一条支流。每年时令一到,美洲西鲱就会成群地向这个城镇游来,而鲑鱼和鲤鱼却无法到达该镇,因为岩石形成的瀑布往往阻拦了它们的道路,同时,这些瀑布也将周围的草地淹没了。为了能在草地里开辟出一条渠道来,附近的居民曾多次尝试过,但始终没有取得成功,或许只有用一百磅炸药才能把水引开。”至于镇民的农事,他这样写道:“镇民以每头牛5~20镑的价钱投资畜牧业,到了冬季,以内陆干草为食的牛群就要改喂以前从未收割过的野金缕梅,因而牛群往往坚持不了一个冬季,就会在两年之内死去。”以下这段文字是出自老约翰逊的题为“关于在马萨诸塞行政管理区建立称之为萨德伯里的第十九个教会”的一篇文章,“今年(作者是指1654年),萨德伯里镇和基督教会开始奠定最初的基石,在内陆地区站稳脚跟,正如她的姐姐康德拉镇以前曾做过的那样。萨德伯里镇位于同一河流的上游一方,境内遍布了许多淡水沼泽,尽管地势很低,却很少受到洪水的侵害,只有在多雨的夏季,干草才会略有损失;其实,他们的物资依然是充裕充足的,因为邻镇的牛群每年都要靠他们的援助才能安全过冬。”

康科德草地上的这条干流缓缓地穿过小镇,没有流水的潺潺声,也没有波浪拍岸的清脆声,大体流向是从西南蜿蜒至东北,长度约有50英里,而且水量充沛,永不停歇,就像印第安武士阔步跃过坚硬的平原和峡谷,而后又匆匆地从高地冲向那古老的蓄水池一样。地球的另一方,一些著名河流低沉的涛声依稀传至我们的耳畔,甚至传到远处河岸的居民那里。多少诗人的隽永佳句使英雄豪杰的头盔和盾牌在这条河的胸怀中不朽地漂浮。桑索斯河或斯卡门德河远非一条干涸的水渠或山洪冲击的河床,而是由一条条久赋盛名的清泉注入其中而形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

而你,西摩伊斯^③,

就像一支利箭,穿过特洛伊奔向大海。

我坚信,这条浑浊不堪且备受辱骂的康科德河能与历史上的著名河流联系在

一起,人们或许希望我为之效劳。

的确,诗人们从未梦想过要到达帕纳萨斯山^④,
也从没饮用过赫利孔山^⑤的甘泉;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它们并没有造就诗人,而是诗人造就了它们。

密西西比河、恒河以及尼罗河,这些从落基山、喜马拉雅山和月亮山远游而来的水分子,在世界的编年史上都有各自的宝贵价值。尽管众天神还没有耗尽它们的源头,但月亮山仍然每年都要向帕夏^⑥献上贡品,就像对待法老一样,他必须挥动利剑才能从别处敛到财物。对于早期的旅行者来说,河流必定充当了他们的向导。它们具有永恒的诱惑,当流经我们的家门时,就会召唤着我们去远方开拓探险、建功立业。它们激发我们血液中的热情,最终使河岸上的居民随着它们的水流向低洼处进发,或者应它们之邀去内陆造访。它们是连接所有国家的天然大道,不仅将土地冲刷平整,为旅行者移走脚下的障碍物,提供饮水,还用自己的胸怀承载一切;它们引领旅行者欣赏地球上最迷人的景象、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以及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都极具完美的地方。

我常常伫立在康科德河的岸边,凝望着逝去的流水——它是万物前进的标志,与宇宙、时间及一切创造物遵循着同一个法则;河底的水草随着水流轻柔地弯曲,仿佛受到水底清风的吹拂,依然在种子落下去的地方生长,但不久便会死亡,沉入河底;那些似乎并不急于寻找好环境的光亮的鹅卵石、砂石碎屑、藤蔓野草以及偶尔从水面漂过、奔向命运尽头的圆木、树干,都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最终,我决定泛舟于康科德河的胸膛之上,任由它将我载去任何地方。

① 康科德,英文原意为和谐。

② 加拿大纽芬兰的陆地部分,位于拉布拉多半岛的东北部。

③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

④ 希腊南部山峰名,传说为太阳神阿波罗及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希腊传说中的诗人之山。

⑤ 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座山,传说是缪斯居住的地方,后奉献给太阳神。

⑥ 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置于姓名后。

星期六

◆ 乡野的美丽

来吧,来吧,我的爱人,让我们来领略一下乡野的美丽。

——夸尔斯《基督向灵魂发出的邀请》

1839年8月的最后一天,星期六,我们兄弟俩——两个土生土长的康科德人——终于在这个河港起航了。沐浴在阳光下的康科德,是人们肉体 and 灵魂的进出港;至少有一处河岸被免除了一切责任,除了一个诚实的男人愿意履行的那种责任外。绵绵的细雨使清晨的天空变得暗淡起来,我们的航行差一点就被耽搁,幸运的是,雨停了,草木也渐渐干了,并出现了一个清新怡人的下午,仿佛大自然正孕育着自己的一项宏伟计划。长时间的从每一个毛孔滴雨和渗水之后,大自然比以往更加健康地呼吸了。于是,我们奋力将岸边的船推入河中,香蒲和芦苇在水中摇曳,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我们便静静地顺流而下。

春暖花开时,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将船造好了。从形状上看,有些像渔民的平底船,长约15英尺,最宽处3.5英尺。船身被漆成绿色,边沿则被漆成蓝色,因为它总是存在于这两种自然颜色之间。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在距河岸半英里远的自家菜地里摘了许多西红柿和甜瓜,还准备了一些器具和用来滚动着绕开瀑布的轮子、两副船桨、在浅水处撑船用的几根细竿以及两根桅杆,其中一根是晚上搭帐篷时用来做支柱的;因为我们将用一张牛皮做床,用棉布帐篷作屋顶。这条船造得很坚固,但有些沉重,船型也很普通。如果船

的制作巧妙,它应该像一种两栖动物,并兼具两种特征,既像穿梭自如而形体美观的鱼,又像羽翼强健而动作优美的鸟。鱼状部分应该显示出船梁的宽度和船舱的深度,鱼鳍应是放置船桨的地方,而鱼尾则显示船舵的形状和位置;鸟状部分应显示出如何装配和调整船帆,以及怎样的船首才能保持船身的平衡,并能更好地减少水流和空气的阻力。我们的小船只是部分遵循了这些提示。尽管我们不是水手,任何一种船型也永远满足不了我们的眼睛,无论它们多么时尚,终究不能满足所有艺术的要求。然而,一只船所展现的艺术并非完全取决于木头,倘若不考虑粗糙与否,仅仅用木头便完全可以造就一只船了。由于我们的船是木头做的,便欣然利用了这一古老的规律:重物总能承载轻物。所以,尽管我们的船像一只呆笨的水鸟,但它还是可以满足我们在水上漂浮的要求。

倘若由一根柳枝做船只,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它同样也可以平安地在海上航行。

在溪流低洼处的一个岬角上,村里的朋友们挥手为我们送行;而我们用一种可以原谅的保守态度完成了这些离岸仪式——因为它们更适合投身于伟大事业、善于观察且少言寡语的人——之后,便以娴熟的划桨动作,沉默无声地划过康科德这片坚硬的土地及荒凉的夏季草原。然而,当我们远离树林、划出人们的视线后,并没有放肆到让枪支替我们说话的地步,而此时,欢送声再次透过树林回荡在我们的耳畔。不远处,一些穿着黄褐色衣服的孩童,正与麻鸦、鸟鹑和秧鸡一起潜伏在那些宽阔的草丛里,尽管有绒毛绣线菊、白花绣线菊和不时传来的刹车声的干扰,他们仍可以听到我们那天下午的致敬声。

很快,我们就漂过了独立战争时期的第一个正规战场,在仍然清晰可见“北桥”的桥墩中间,我们停下船稍作休息。1775年4月,战争就是在这座桥上拉开了帷幕,它没有浩荡的声势,却一直持续到——正如我们在右边的石碑上读到的——它“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和平”为止。

如今,战争的喧嚣早已被康科德河的波涛所淹没,我们的小船则缓缓地穿过这片和平安宁的牧场向邻近的海湾驶去,在庞考塔塞和波普勒山之间的新北桥下,进入大草原。这里像一个宽大的鹿皮靴踩出的脚印,使大自然中这块肥沃潮湿的土地趋于平坦。

乡村的喧嚣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在平静的水面上似梦非梦般在过去与

未来之间自由穿行,如同一个人在清晨或夜晚默默地得到了灵感一样。我们悄无声息地顺流而下,有时惊扰出隐藏在浮叶里的狗鱼或太阳鱼;偶尔有小麻鸦从岸边的栖身处出来,缓慢地扇动着翅膀飞走了;大麻鸦则在我们靠近时,从长长的水草上腾空而起,将自己珍视的双腿降落在安全的地方;当我们的船在柳树丛中弄皱了水面,打破了树木的倒影时,乌龟也匆忙地钻进水里。此处的堤岸高得已失去了美感,从一些失去鲜艳色泽的花朵中不难看出:秋季已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暗淡的色调无不显示着它们的真诚,在暑气尚存中,它们看起来像阴凉的井口旁的青苔。水面上成片地漂浮着浅绿色的窄叶柳树叶,风箱树球状的大花簇点缀其间;两边矮小的玫瑰色水蓼骄傲地把头伸出水面,这个时节,它在河流两侧浓密的白花簇中盛开,因此,它那红色的小条纹看起来格外地稀有和珍贵;慈菇纯白色的花朵傲然挺立在浅水区域,河边的几株红花半边莲仍得意地端详着水中的自己,尽管它与梭鱼草一样,花朵几乎全都凋谢了。贝母紧靠着河岸生长,而金鸡菊则将它黄铜色的脸朝向太阳,茂盛地生长着;一种修长的、开着红花的紫泽兰或贯叶泽兰,则成了河上列队的收尾部分。皂草龙胆那明亮的蓝色花朵散落在邻近的草原上,到处都是,如同普洛塞尔皮娜^①抛洒的鲜花。在更远处的草原或高高的河堤上,艳丽的紫色假毛地黄、弗吉尼铁线莲和低垂的鸟巢兰或绶草清晰可见;在稍远处,我们偶尔经过的路旁以及太阳曾照射过的岸边,那些已过全盛期的一丛丛艾菊仍然反射出暗黄色的光泽。总之,为了我们的航程,大自然似乎用倒映在水中与花朵的艳丽色彩交织在一起的浓密卷发及刘海儿,特意装扮了自己一样。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河中花卉的女王——白色睡莲,它统领群芳的时节已经逝去;或许它起程时就晚了,在水上耽搁了太长的时间。我们的康科德河盛产许多这种水莲。我曾在一个夏日的日出之前在河上顺流而下,穿过一片片仍在梦中闭合的睡莲;最后,当朝阳的光芒越过堤岸洒向水面时,眼前的整片睡莲突然在一瞬间全部绽放,犹如一面面旗帜陡然展开。可见,光线对它们的刺激是多么强烈啊!

当我们穿过这些熟悉的草地的末端时,发现了硕大鲜艳的木槿花,它们覆盖在矮小的柳树上,与葡萄树的叶子混合在一起,或许在暗示我们要提醒后面的朋友,这种罕见难得的花应及时采摘,以免错过它们的花期。此时,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村庄的塔尖,这才意识到:住在邻近草场上、次日要去教堂的农民朋友能为我们传达这个消息。这样,当我们于星期一漂流在梅里马克河上时,我们的朋友就能来此采摘这些鲜花了。